

纪念柳青,深入生活,提高原创力

□雷 达

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总体上是繁荣兴盛的,但与数量的浩繁相比,精品力作显然相对稀少。在我看来,实力派作家们写作近30年,劳碌辛苦,奉献了许多佳作,但原先的积累掏得差不多了,库存亟需补充、扩大;新生代作家确实存在一个生活圈子、生活方式同质化的问题,也迫切需要扩大视野。文学需要创新,而其重要前提是,善于在广大丰富的时代生活中不断汲取资源,充实库存,激发灵感。所以,深入生活,提高原创力,在今天就显得非常突出,成为繁荣创作之路上的重中之重。也因此,今天召开学习柳青的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就有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成功经验,也走过弯路,比如,只承认农兵的生活才叫生活,把深大时代的生活与到处有生活对立起来,看不到生活积累的广阔性、丰富性、日常性,把作家个人的经历这笔财富与某种十分重要却并不熟悉的生活对立起来,以及在深入生活的方式上搞一刀切,都是不明智的。

然而,无论时代生活如何变迁,对深入生活的概念有怎样多

样的理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拥抱时代,研究一切人,研究一切生活形态,这一创作的根本规律是永远不会变的,也是不可动摇的。这已经为中外文学史证明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柳青正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身体力行者,他的精神至今感人至深。他起先是做县委书记,后辞去,全家搬到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完全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村子里甚至不知道他是个大作家。这样对功名利禄的放弃和对文学的全生命的投入,从古及今,几人能够做到,真是了不起。他在这里写出了巨著《创业史》,还有《狼牙山》等力作。他深入生活的特点在于,不但是身人,而且是心人,是情感的深度投入。柳青真是活在他的人物和身边群众之中。至今在皇甫村流传着柳青的故事,比如“打醋”的故事,“找骂”的故事,都极感人。他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生活:白天与乡亲一道下地耕种,一个锅里吃饭;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就和农民睡在一条炕上。

于是,他笔下的梁三老汉,梁生宝,徐改霞,郭振山,姚士杰,

王二直杠,素芳,没有一个不是栩栩如生的,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强大逻辑。小说中确也有些当时的政策性内容,政治化评价,包括对互助组、合作化运动的看法,时移事迁,今天的认识已有了很大变化了,但人们发现,这并没有影响他笔下人物生命的鲜活和永久。这是生活战胜了观念,人物超越了政策,艺术赢得了时间。我想,今天是否仍然采取柳青式的方式,安家落户,一下去就是十多年,倒也不必要求一律,可视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式。重在学习他的精神。在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学习,与人民的同甘共苦上,他做到一呼一吸皆关情。从柳青身上可以见出,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爱憎分明的人,只有真正熟悉他们,体贴入微,才能化为作品中那些有生命的人物。

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去汲取营养。创作主体必须心中有人民、脚下有生活,才能充满真情实感、才能表现时代精神。学习和纪念柳青,就应该从这个根本意义出发。

柳青文学遗产的继承弘扬者

季 星

哲人说过,为什么我们能够站得高些,仅仅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路遥与柳青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重温路遥与柳青的关系,及路遥对柳青的评价,对他的文学精神和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柳青是路遥所始终热爱并崇敬的陕北同乡前辈和文学导师。早在中学时代,这位陕北籍的作家就引起了路遥的热切关注。1991年,在写完《平凡的世界》,留给我们的他的生平和文学总结,甚至遗言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长篇散文中,提到柳青的就有十多次,称他为“前辈和导师”,称赞他给自己的人生教育和文学启示,是柳青的遗憾和与疾病作斗争的精神,激励他在已经知道自己身患重病的条件下,与疾病竞争,完成了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

第二,柳青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路遥正是柳青所坚持并实践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和方法、精神的捍卫者,实践者和弘扬者。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柳青)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出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是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以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指“首席地位”)。”(《病危中的柳青》)“他(指柳青)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这位作家(指柳青)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和透彻的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验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柳青的遗产》)

这些话和评价是在1980年、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和1991年逝世前一年分别说出来的,它们都说明路遥是真正理解和认同这个比他早出生40年的前辈老作家的;在短暂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上,柳青始终是路遥的人生导师和文学教父,路遥也始终公开承认他的文学创作与柳青及柳青的文学创作的关系,即使在柳青和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被一个时期的文坛舆论所彻底否定的时候,他也从未否认,从未放弃过。路遥是柳青文学道路、文学精神、创作原则的真正继承者,他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正是继《创业史》之后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和典范。路遥以自己的全部人生和文学成就说明和告诉我们,柳青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并没有过时,仍然有着强大的文学生命力!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这位伟大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实践者的意义。

柳青不曾远逝的启示

□张志忠

纪念柳青,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柳青身上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倾情关注和忘我投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沉潜其中,他为改变乡村命运而作出的无私贡献,以及他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历史走向的严肃思考;他不仅是用笔去写作,更是把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了改造乡村、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社会实践中去。

忠于生活,体察于农民,柳青才能够在《创业史》的写作中,没有展开你死我活拔刀弩张的阶级斗争的场面,而是紧紧抓住发展生产才是硬道理的乡村生活的主脉,通过互助组进山砍竹子的生产自救和种植良种水稻等情节,表现了贫苦农民在团结互助共渡难关中展现出的高风亮节。按照柳青的思路,乡村集体互助的意义在于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创业史》这样勾勒出时代的壮阔波澜、也融入作家的生命历程的作品,仍然对当下产生着丰富的启示性。

在以描绘农业集体化进程而著称的重要作家中,赵树理以质朴幽默的乡土气息和表达“问题意识”见长,他创作《三里湾》,是要回答农业合作社要不要扩大的现实之问。而作品中最富有说服力的则是,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三里湾要修一条水渠,只有通过尽快扩社,将土地归合作社统一使用,才能够统筹规划。而从三代同堂的家长制色彩浓厚的传统式大家庭化解为以夫妻两人组成的现代核心家庭,不但使得乡村青年男女可以获得社会生活中的独立自主,可以自由支配归己所有的土地,更表现出赵树理多年间的关于旧式的大家庭在新时代亟需解体以解放青年一代人的严肃思考(他曾经预想要写一部名为《户》的长篇小说)。周立波的小说,基于湖南洞庭湖区丘陵地带的山光水色,和作家自身的抒情气质,他的《山乡巨变》和《山那边人家》,虽然都是以山为题,却不同于赵树理笔下浑朴厚重的太行山脉,而是富有南方青山秀水韵和茶子花芬芳的浓郁诗情,盛叔君这样的敢爱敢恨、活泼开朗的乡村姑娘,比赵树理所写的小萍(《小二黑结婚》)、艾艾(《登记》)形象要丰满许多,邓秀梅这样心思缜密、工作耐心的女工作组长,也和《李有才板话》中的工作组长老杨同志大异其趣。或许可以说,田园诗情,抒情色彩,在小说人物中多表现在青年女性身上。三位作家中,柳青则凸显其思想家的气质,他写作《创业史》,不但是在描绘蛤蟆滩上一群穷苦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多打粮食富裕起来的翻身故事,更有一种追根寻源,高屋建瓴地拓展出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的宏伟画卷,追求一种深刻揭示历史演进的脉络纹理的史诗气派,正是这样的廓大的追思,决定了《创业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以及它写作上的高难度。

真正伟大的作家,一定具有大思想家的气质,有把握历史走向乃至人类命脉的宏大视野。登高而能望远,居高而能临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在于时代和个人的遇合,有没有这种自觉,却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境界之高低。贴近生活与居高望远,两者不可缺。

作品的久远艺术生命力

□畅 厦

创作实践经验丰富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柳青,在其《艺术论》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自己的艺术实践相结合,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他所理解的艺术规律和作家应该具有的才能、气质、风格。今天人们读来依然感到深刻,而且其论点能针砭文学社会的时弊。

“《艺术论》要告诉人们的基本旨意,是作家的生命价值在于其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在作家创造的文学文本中共在,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来看,它们有高低之别,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从构成作品整体的艺术性来说,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柳青之所以从这个话题展开其《艺术论》的写作,是由于这个话题蕴含着关于艺术规律系列命题的思考:文学的生命之根是深扎在现实和历史生活的沃土之中的;作家作为创作主体,而对纷繁复杂的生活不能没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发现和艺术构建能力,这是作家之为作家的关键性本质力量;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深刻、清醒地把握的或现实的生活之典型冲突,并据此来观照笔下人物的心灵和命运,是创造艺术真实的必由之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共在不是静止的,它总是在召唤作家要以持之以恒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来滋养其艺术生命,为此,作家必须对其艺术个性的实际状态和怎样才能进一步优化,保持高度的自觉。

其次,柳青彼时文学的革命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化为追求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文学作品是作家作为特定的社会存在的标志。社会是会遗忘那些创作不出优秀文学作品的作家,即使再千方百计地用媒体炒作,被社会遗忘的厄运最终还是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在其未刊稿《走哪条路》中,柳青恳切地提醒作家: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再次,为了使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柳青把彼时的文学工具论化为作家必须保持住的独特性。在叙事文学中最具魅力的还不是作家的文学语言,而是人物的对话和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这是生活的感觉和艺术的感觉结合的焦点,作家的文学性气质只能在其文学性的社会实践养成;具有了文学性气质的作家才有可能把自己生活的感觉转化为真正的艺术的感觉;因此文学性的气质是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艺术魅力的主体条件。正是立足于对作家文学性气质的深刻理解,柳青特意强调作家务必在其社会实践“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

深刻理解艺术规律,执著追求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力争成为人民需要的杰出作家或诗人,是贯穿《艺术论》的基本理论。

再看柳青

□胡 平

棚底下,为了省两角钱不肯住旅馆。此时的梁生宝不仅是朴实的、真切的,活生生的,也是令人牵肠挂肚的。这些描写都来自作者14年里对普通农民的微观观察。所以,梁生宝塑造的成功是相当不容易的,比之写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这些人难得,但柳青写成了。今天,在我们的主旋律创作中,也依然存在如何写好正面人物的问题,依然是关键性的问题,也就依然有老老实实向柳青请教的问题。必须像柳青一样问自己:“形象达到了没有?”实际上就在于两点:形象真实不真实,感人不感人。

柳青的精神对陕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都由衷敬重他,陈忠实亲自为他立碑。他们在深入生活上,深受柳青的影响,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说和柳青密切相关。可见,柳青是开创一代风气的作家,是先驱者。继承柳青的风范,扎实地对待创作,也应成为全国作家的追求。

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位农民,也是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更是柳青精神的崇拜者。

站在我们农民和老百姓角度谈柳青,我们说柳青是最早关注、研究和表现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现在也叫三农问题的著名作家之一,从《种谷记》到《创业史》,他最关心农民,最了解农民,可以说他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代言人之一。所以,2006年在纪念柳青诞辰90周年的时侯,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用柳青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柳青生前落户长安,死后又要埋在长安,和长安人民生死相依,柳青生前对长安人民最亲,长安人民对柳青最爱。柳青对长安的老百姓有恩,长安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怀念他,纪念他,这也是我们为柳青做点事,至今仍觉得做得很不够的理由吧。

在陕西首届柳青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们唱了一句口号,这就是:人民的作家,大写的人生,神圣的事业,永远的柳青。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认为柳青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楷模,是一座丰碑。他们在柳青墓前宣誓,身旁有柳青,高悬一盏灯,走好人生路,为官一身清。柳青不死,柳青长青,柳青永存。

来自柳青的三点启示

□王春林

在已有将近70年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凭借旨在反映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不管怎么说都应该被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而且时代环境也发生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认真回顾柳青的小说创作,却依然能够给我们以足够深刻的启示。最起码,以下三点启示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杜绝浮躁功利心态,真正潜心文学创作。柳青当年为了完成《创业史》,居然会举家迁居到长安县皇甫村,而且一扎根就是14年,自然就构成了极好的启示。归根到底,我们必须如同柳青那样切实做到“板凳能坐十年冷”,做到“十年磨一剑”。既不轻言“创新”,也不轻言“伟大”。一言以蔽之,只有彻底告别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心态,我们的文坛才可能切实去除浮躁气氛的困扰,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才有望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其二,关于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问题的辩证理解。或许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的一部分具有先锋写作倾向的年轻作家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过一种漠视现实生活的创作观念。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文学创作只与作家的艺术感觉,与作家的想象虚构能力密切相关。只要拥有了很好的艺术天赋,拥有了超乎一般的想象虚构能力,就能够飞翔在艺术的天空,就足以保证他写出足够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其实,这种漠视现实生活的观念,绝对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柳青的时代,在经过了现代主义思想艺术观念的洗礼之后,自然不应该再如同柳青当年那样简单地理解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但这却绝意味着就可以漠视现实生活。究其根本,文学创作、现实生活与想象虚构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只有依凭着现实生活翅膀强有力的支撑,文学创作才可能真正地飞翔起来。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精神研讨发言摘要